

●白山文史资料●回忆录专辑●

流不動的歲月

张云海 著



政协白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0

白山文史资料

第十辑

回忆录专辑

政协白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六月

主 编:郑光浩
副 主 编:王永武
责任编辑:李立宪
李哲庆
李宏达

白山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一九九六年六月

编 辑:政协白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吉林省白山市通化矿务局印刷厂

字 数:90000 字 印数 1—1000 册

批号: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 9109012 号 工本费 10 元

难忘长白山

(代序)

郑光浩

长白山素以雄奇神秘著称于世，其丰饶的资源、秀丽的山川孕育了无数的英雄儿女。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一代的长白山人以新的英姿为长白山这座令他们自豪的母亲山注入了新的辉煌。

《白山文史资料》迄今已出版 9 辑，对于弘扬长白山文化、宣传长白山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本回忆录专辑收入的长篇回忆录《流不动的岁月》，就是一个长白山人乡心乡情与乡思的真实写照。

作者张云海于 1940 年 12 月出生于长白山县郊区，现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资金组织部主任，是一位著名的金融专家。他曾主持开创了

金融审计和金穗卡，至今他的著述（包括与他人合作）已有近 30 种，有的已做为高校教材而多次再版，有的填补了国内某项领域的空白。

《流不动的岁月》中，作者除叙述了在事业上的感悟外，更以深情的笔墨回忆了他在长白山区生活的一幕幕动人的往事，由此亦可见长白山魅力之所在！我们愿更多的长白山人为长白山增光添彩，也愿作者取得更大的成绩，来回报桑梓这片深情的黑土地！

1996 年 6 月 28 日

（作者系政协白山市委员会副主席）



在温哥华遇到了球王贝利



部 分 著 述



全家在长白山天池留念



与著名经济学家高天虹(中)在研讨会上

目 录

第一章	往日岁月	1
第二章	六年寒窗	12
第三章	大学时代	27
第四章	事业伊始	41
第五章	四清运动	56
第六章	三大案件	70
第七章	审计四年	91
第八章	海南之行	103
第九章	浙江之行	117
第十章	资组工作	131
第十一章	办金穗卡	142
第十二章	重新塑造	154
第十三章	山山水水	165
第十四章	我的家庭	180
尾声		194
后记		195

第一章 往 日 岁 月

1

1994年5月22日上午，我们中国农业银行赴台湾参加万事达卡国际组织1994年亚太地区年会的代表团一行，在台北乘车北上，十点左右到了阳明山公园。在听了台湾旅行社导游介绍阳明山风景区情况后，我坐在阳明山公园用鲜花和电子配件组成的时钟旁，望着近处的青山绿水，远处的山峦起伏、烟雾茫茫，心情无限惆怅。思绪万千，想起了祖国统一大业，想起了祖籍云南、山东……想起了长白山家乡

啊，我亲爱的祖国，何时才能统一？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人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实现我们党的“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以一个完整的巨人形象堂堂正正屹立于世界东方，不受分裂之苦。

我们中华民族有56个民族，共同创立了五千年灿烂文化。历史上有分有合，但基本上是合，是统一。因为我们有同一个老母亲女娲，同一个三皇五帝，同根、同种、同文化，使我们有永久的凝聚力。实际上，从历史真实角度看，没有一个人是纯汉族，也没有一个人可能是某一个纯少数民族，都是相互流动着，凝聚着，融合着。就拿我的家族讲吧，我家祖籍云南大理，家族人生着白族的高鼻梁，有着少数民族急公好义的美

德。一个传说讲的是白族大理国张姓朝廷命官后裔，一个传说是从内地派往大理戍边军官后代。无论怎么讲，在苍山洱海生活了数百年。还是在明朝朱棣年代奉皇帝旨意调回山东青岛，二百年后，张姓一支到了现今诸城孔戈庄定居。现在张姓是孔戈庄大姓。爷爷张诚是一米八的高个子，红脸膛，会些武术，但目不识丁，按祖宗意见，种地务农为业，不再去逢迎官府。他在生前对我父亲张洪春讲三辈子不识字死了要变成猪，咱家两辈子不识字啦，要我父亲无论多困难都要送孩子上学。所以我家弟兄六个，个个都有一定文化。爷爷对我们讲，他做梦去了老家小云南，祖坟被水淹了，要我们有机会回去看看，把祖坟修修。这也许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吧！为了实现爷爷的遗愿，在1993年7月中旬，我和妻子带儿子张彤、张炯，在农业银行昆明分行资金组织处长郝青同志陪同下，在昆明乘汽车，到了祖居大理。去了几个有移民村庄，拜访了白族父老，当他们得知我们在明朝时老家在大理时，他们都乐了，有几个白族女同胞指着我和儿子的鼻子讲：他们的鼻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又高又直。又问我们会不会讲白族话，我们讲不会。他们讲太可惜了。当时郝青同志笑弯了腰，讲我们的鼻子、脸型与白族太相似了。又讲明、清两代这里都有白族人迁移内地，有的人在内地作过大官。我们全家领略了大理的“风花雪月”（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领略了蝴蝶泉，我的妻子儿子都买了一套白族服装，儿子还学会几句白族话。郝青同志父母是南下干部，她生在大理下关，她高高个子，一头长发，北方人体型却一口流利的大理话。她是一个十分勤奋、能干的女同志，大学本科毕业工作后又边工作边攻读研究生，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我爷爷一代我们家已是当地贫苦农民，只有三间草房，

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有奶奶、父亲、三个姑姑。母亲毛淑贞是临离开山东时和父亲结婚的。说起来，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听父亲讲，由于家境贫寒，地主家死一个小孩，要我爷爷带孝，爷爷一怒携全家闯关东。从此就离开了山东诸城。那是1924年的事。当时父亲打前站，在前面探路并要饭，然后一面等着全家，爷爷则用两个箩筐，一头挑着小姑，一头放煎饼熬子和行李，奶奶和母亲跟在后面走，一路靠着山东老乡救助，走了两个半月才辗转到了吉林省长白县郊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家就在那里开荒种地，农闲时还挖人参。

我是1940年12月26日早晨出生的，听姐姐讲，一生下来只哭了几声，就不再吱声了，一双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周围的世界，看着周围的人们。此后，除了生病外，再也没哭过，会讲话后也从不多开口。男儿有泪不轻弹，父母去世后，当着大家也没有哭过，只是一个人走到郊外大哭一场，擦掉眼泪，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从小到大，从孩提到上学，一直到走上社会，到如今，我的性格一直内向，可以整天不讲话，成天在思考着，想着，把各种相关事情去联想，去权衡利弊，好推断正确结果、预测未来，很多事情，稿件，甚至重大决策都是这样经过周密思考形成的。烦闷时常伴着所谓“万年箫”，吹奏一曲“满江红”或“苏武牧羊”，调节精神，鼓舞自己上进的信心，一往直前。我平时脾气很平和，但遇到不负责任的人和一些不合理的事脾气就很暴躁，甚至想骂人。因为我就烦那些拿着工资不干事专门整别人的人。那时简直忘了一切，仿佛这时，一切都在静化，一切都在升华。

当然，我不希望别人学我，孔子不是提倡“中庸之道”吗？

尽管随着年龄增长，可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无所求，我的事业就是终身为人民、为金融事业做好工作！

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大哥张云祥、二哥张云峰都是1946年参加革命，大哥原来是国家干部，为了奉养父母，培养弟弟，多挣一些钱，志愿当工人，他一生就会默默勤奋工作，从吉林三岔子林业局转到黑龙江伊春上甘岭林业局，年年先进，年年劳动模范，奖状可以用麻袋装。二哥张云峰于1976年在吉林发生陨石雨后的冬季不幸因公牺牲，被迫认为烈士，当地老工人讲，张局长随毛主席、周总理去了。他去世后传说很多。他生前是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兼林业局革委会主任，是一把手，曾在吉林省林业厅工作过。为工人做了不少好事，还亲自抬过木头。他经常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与工人一起盖俱乐部。去世时，右脚大脚趾还带着伤，那是他在盖俱乐部时，不小心被石头砸的。三哥张云良、四哥张云山在吉林省白山市劳动局、银行工作。弟弟张云发在吉林省三岔子林业局，也是干部。二姐1948年去世，大姐张素兰、姐夫马敬立都已去世，姐夫曾是山东军区司令部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警卫排长，他是江苏人，随新四军转战到山东，以后又跟着罗荣桓元帅从山东转战到东北。他们对我一生有着重大影响。尤其是父亲的勤奋和母亲的慈祥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2

一个人的童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即使再艰辛也是他一生最难忘却的一页，对我这样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也同样

有人生那最美好的时光。

我生在日本帝国文化炮制的伪满洲国，童年生活艰辛而苦涩。我生下时母亲正有病，没有奶水，但天生倔强的我只认亲生母亲，不认亲姑姑，哭着、嚷着就不吃姑姑的奶，弄得没有奶水吃，母亲只得用玉米糊糊、米汤喂我，由于从小营养不良，身体素质差，不长个，直到高中二年时才突然长高了。出生六个月左右眼睛不好，生了一层白膜，什么也看不见，家里只好让当地土医生用盛米的斗（过去的斗是长方体的）里装了七盏豆油灯，一个人死抱着我，用灯烤我的眼睛，经过十几天的“治疗”，眼睛竟奇迹般的好了。当时，母亲已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她说，当时看着我痛得又哭又叫，心都要碎了，恨不得把病生在她身上。还有一次肚子生病，请“神仙”也看不好，只好请当地土医生用三根大粗针扎在肚子里，她笑着说，当时以为我又会痛得哭叫，可是我只是睁着两只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土医生，看着针。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44年，家在吉林长白县郊区，父亲要到对面朝鲜去买东西，桥头站着个日本兵，来回的人都得向那个日本兵鞠躬。但我不鞠躬，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走过了桥，从朝鲜回来。父亲讲好险，就怕出事。

还有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1945年8月15日，刚光复不久，人民政权刚建立，早晨，父母领着哥哥上地里铲地去了，我还没起来，村子就被土匪包围了，阵阵枪声把山村惊醒了，全村笼罩在恐怖之中，正当土匪走向我家要烧房子时，远处响起了枪声，土匪一看不好，也来不及放火，就仓惶逃跑了。原来是李红光部队来到了附近，怕村庄被土匪破坏，老远就开了枪。

母亲说我从小就受各种苦难，由于命大福大，都过来了，看似迷信，实际上人生天地间，有哪一个不是七灾八难。

1944年冬天，我和其他孩子一起，把滑石等各种小石块放在屋檐下，准备第二天玩，可是半夜被叫醒了，大人叫快穿衣服，要搬家了，等我跑到外边一看，爬犁都放满了行李，牲口也套上了，就这样，我们摸着黑顺着鸭绿江冰道奔驰下去。在爬犁上，父母才告诉我，父亲支持过抗联，日本人知道了，第二天要抓他。父亲的磕头弟兄马回回告诉我父亲，快带全家跑。我们从此离开了长白，到了另一个地方，即：临江县三岔子（现三岔子改名为江源县）。

在三岔子，我的全家一住就是几十年，我也是在那里获得知识，走到城市，走到社会的。

三岔子，这是对我一生最有意义而又最有影响的一个地方。每当我闲暇闭目时，那一幕一幕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眼前……

两面都是山，西面山叫后大台子，有一条路直通山上，山上是一块平地，那东面山上的怪石累累，有一处叫红石砬子，浑江水缓缓在东面山下向南流去，南北那一望无际的狭窄平原，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家迁到那里时，只有几十户人家，而现在已发展为白山市的一个县，有好几万人了。当时，那里四周是原始森林，除了几户农民外，都是林业工人，有着森林小火车，父亲和大哥农忙时种地，闲时也到林场干活，以后都成了林业工人。曲波的“林海雪原”，对林海的生动描述就和当时三岔子的情景很相似。从山东来的移民与几户满族农民和谐相处着。我的大嫂、二嫂就是满族姑娘。无独有偶，我也在北京也和一个满洲正黄旗的姑娘结了婚。

三岔子周围的树木郁郁葱葱，春天满山的野花五彩缤纷，还生长着各种野菜，什么蕨菜、燕子尾、四月菜、山芹菜、刺龙菜、山苞米、山芋头，应有尽有。夏天，雨多时达 1000 毫米，庄稼一个季就成熟了，这时，赤着脚，踩着山间的嫩草，挖野菜、捉小虫，那份惬意是不可言喻的，身后还跟着我的兵——我家的大黑狗。秋天，漫山红叶，蘑菇、木耳随处都有，不老草、党参、细辛等野药材也随处可见，河里，水清见底，时时看见来回游动的鱼儿。冬天，大雪纷飞，有时会给青山披上一二尺多厚的白棉衣，这时，饿急的狍子就会跑到村里来。有一次，我家那条黑狗活活从野地叼回了一只野鸡，还把一只狍子生生咬死。

那里，我成天和邻居的小孩在一起，光着脚，带着我的大黑狗上山挖野菜、捉蟋蟀，下河摸鱼。那时鱼多得很，盛产细鳞鱼、大头鱼、花鲤棒鱼，有的一、二斤重，还有类似龙虾的蝲蛄，可以煮了吃，抓多了用磨研碎了做蝲蛄豆腐，味道十分鲜美。不穿鞋，不觉得扎脚，不穿衬衣，不觉得冷，吃着煎饼卷野菜觉得香甜可口。不象现在的孩子，想穿什么，想用什么，一切父母都管，连上学父母都接送。

记得当时最高兴的还是 1945 年“八一五”光复的时候，第二天，我父亲讲，头天晚半晌，几个老弟兄用脸盆盛着清水对着月亮，脸盆出现一面日本太阳旗，不一会儿水倒了，就知道小日本要完了，那天下可好了。正讲到这里，看见天上一架日本飞机，歪歪斜斜往南面飞去了，轰一声栽倒在村南面沼泽地，父亲讲打他个狗日本，拿起铁锤就向村南跑去，他们几个村里老弟兄与全村人都拿起铁叉、木棍跑去了。当时，我也跟着大人跑到村南面，一架日本飞机七零八落地倒在地上，驾驶员也死了，全村人兴高彩烈地大声喊着，几户日本居民把门紧

闭着不敢出来。不几天，东北抗日联军开来了，李红光部队也开来了，整个县里，整个村里热气腾腾，真象过年似的换了一个天地。大哥、二哥也扛起枪当了基干民兵，大哥在全县 1000 个民兵里摔跤还得了第一名，三哥当了儿童团长，我也成了团员，大姐、二姐到了妇教会，也当了干部，每晚打土豪、分田地，爷爷、父母脸上喜气洋洋。

一天，刚斗完地主，村长韩阿巴在原来小学校召开全村大会，他讲，解放了，穷人孩子要上学，老张家老三、老四、老五都要上学，小孩也起哄喊要上学了，解放了……晚上，村长挨家登记，我就这样于 1946 年春开始了启蒙教育，上了当地最高学府——三岔子小学（城墙小学）。一个班里有 15—16 岁的大孩子，也有我这样的 5—6 岁的孩子，在一片我爱中国、我是中国人的读书声中上了学堂。

我们除在学校里上课，还参加打土豪大会，在村头站岗放哨，拥军拥属，上山收割庄稼，1948 年秋天，我还当过拥军拥属模范，当时大家给我鼓掌，把整个头都埋在书桌里，不好意思起来。但站岗放哨时，拿起红缨枪却很严肃认真。记得一次查路条，在我当儿童团长的哥哥的协助下还抓了一个坏人。

由于我年纪小，不让我上二年级，整整上了三个一年级，长大了一些才许上了二年级。在三岔子小学校初小毕业，经过最初级教育，竟然成了村庄里的小秀才。

3

山村的大自然风光秀丽迷人，寂静的山林里丰富多采，现在看来是一个旅游圣地，过去是修仙成道的好地方。但对有

了一定知识、向往更大世界的我，已不满足留在小小三岔子，因为，我知道若大一个三岔子，在地图上只有丁点大，在那无际天空的那边有着更丰富的世界，深知自己知道的太少，知识也太少，山村的最高学府只有初小，已容纳不下自己。三哥在邻村高小毕业，考上通化中学，四哥在邻村上高小，一天来回十六里地，我难道也要象他们那样到邻村上高小吗？一想到这，心里就像打碎了五味瓶，说不出其中的酸甜苦辣。

正在我愁眉不展时，我的弟弟跑过来对我讲，父母叫你回去，告诉你一件喜事，还没等我回过劲来，他已经跑远了。

父亲、母亲、大哥、二哥乐呵呵地坐在炕沿上，父亲高兴地说，我琢磨了好几天，都送你们去通化，在那里上学，不去邻村，也不去临江县城了，去通化……

搬到通化西山下的一个一间半房子里，那是我嫂子的五姑郑家的房子，劈柴、粮食是大哥赶着大车起早贪黑走了三天从三岔子送来的，只交少量房租，我们小弟兄四个和母亲住在一个炕上，母亲给我们做饭。看看新居，看看父兄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我当时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当我到通化中昌完小上第一堂课时，李辑武老师讲张云海同学是从农村来的，大家不要歧视他，要帮助他，听到这里，我心里非常感激李老师。他又讲，听说农村老师打学生，张云海同学不讲话，是不是害怕老师？不要怕！当时，我流下了眼泪，但仍然不吱声，心里想，李老师，我感激您，但您不知道，我家是老解放区，老师不打人，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长大去建设新中国。

那时，社会秩序很好，学生上课认真学习，业余有时去玉皇山公园玩，节日里，我们穿着统一做的校服：兰上衣、白裤